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一】人生抉择



作者 马平安

“老三届”这个动荡年代的名词，在中国的大地上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1966、1967、1968届全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统称。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各企事业单位面临着停产或半停产的瘫痪状态，连续三年数百万计的应届毕业生，滞留在城市和乡镇里等待着分配工作。以北京市为例，每年中学毕业生约有十万余人，三届的学生合在一起不应少于四十万人。可是，截止到1968年4月份，主动自愿先行上山下乡的应届毕业生却只有数千人。这个数字与巨大的城市待业人员相比，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正在人们感到困惑的时候，《人民日报》在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从那一刻起一个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一时间祖国的大江南北，无论是大、中、小城市，还是地、县、乡镇的初高中学校，立即掀起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的场景。大街小巷的墙上、电线杆上、公共汽车的车厢上全都贴满了标语口号。无论你何时何地打开收音机，还是走在大街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反复播放着同一个内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并且到有应届毕业生子女的家中去做宣传动员工作。工厂里组织有“老三届”子女的职工，下班以后开会学习表态态度。学校里组织应届生参加各种宣讲会、动员会表决心谈话会，各种与上山下乡相关的活动层出不穷。在那种环境氛围里，人们的情感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着，每个人的心情都无法平静。自12月22日以后，仅北京火车站每天就安排了3列专车，运送知青奔赴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安家落户。上山下乡工作是当时全国人民向党表决心的一项主课题。

伴随着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1968年冬季征兵工作也相继开始了。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看见教室大门的玻璃窗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教导处的毛老师。她不停地向我这个方向招手，为了确定她是否是在叫我，我一边看着毛老师，一边用右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只见毛老师笑着向我点点头，这让我感到很纳闷，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急忙收拾好桌上的课本，起身走出了教室。我很诧异轻声问道：“毛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是我找你，是葛书记找我，跟我走吧。”

毛老师的话让我感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葛书记找我干什么呀？而且还这么急！我心里琢磨着。此时正是上课的时间，宽敞的楼道一眼望到头，不见一个人。我跟在毛老师的身后来到葛书记办公室的门前。她推开房门，只见几位老师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忙着。这是一间套房，进屋以后右手还有一个门，毛老师站在门前轻轻地用手敲了两下。

“进来。”

伴随着一声洪亮有力的声音，毛老师拉开了办公室的房门，我紧随其后走进了葛书记的办公室。葛书记面带微笑，一边示意我坐下，一边向毛老师摆了摆手，示意她可以出去了。我望着葛书记，只见他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蓝色中山服和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方方的脸盘宽宽的额头，两道浓密的剑眉下面那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因为我心里没底，屁股刚沾到椅子上，就连忙向葛书记问道：

“葛书记您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葛书记没有马上回答我的话，他和蔼可亲地望着我，从身边的柜子里取出一只玻璃杯往里边放着茶叶。我一看连忙起身提起桌边的暖水瓶，准备往杯子里倒水。葛书记一见连忙制止了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平安你坐下，让我来！”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我的手里接过暖水瓶往里斟茶，然后放在我面前的桌上。我又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葛书记，只见他那浓密的头发里增添了许多银发。

“平安，喝点水吧。”

“葛书记我不渴，您喝吧！”

我受宠若惊地望着葛书记，他冲我笑笑，顺手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我的对面，说道：“你们马上面临分配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葛书记您每天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谢谢您了！”

“平安，我能活到今天，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呀！”

“葛书记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平安，你还记得前年（注：66年）文革初期，就是李校长（注：李培英）忍受不了当时的凌辱批斗上吊自杀的第二天傍晚吗？当时，我饿着肚子正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突然听到楼门响，立刻谨慎地躲在了挂满大字报的墙边。那时候我每天面对强大的政治攻势，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二十多年，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却把我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忠实走狗。面对前途莫测的未来，我站在生与死的岔路口上徘徊着。”

那天傍晚你来到学校，我们在楼道里相遇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一见面你依然叫我葛书记，当时令我十分震惊。你开口对我说道：‘您吃饭了吗？这会儿也没人监督您，累了就歇会儿吧！’我真没想到在那样的环境里居然还有人把我当人看。那天我已经有两顿饭没吃了，饿得难受，可是我哪儿敢说呀！你见我呆呆地靠在墙边没吱声，随手将两个热乎的馒头塞在了我的手里。平安你知道吗？当时你的言行让我万分感激，是你给了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啊！”

我一边听着他的叙述，一边回忆着那天的情景。那天晚饭后，我走进学校的侧门。楼道里拉着一条条的粗铁丝，上面挂满了大字报，光线昏暗。我隐约听到楼道里有扫地的声音，但却看不到人。出于好奇我放慢了脚步，透过一层层的大字报我四处寻找着。没走几步在一张写着“打倒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葛孟儒”的大字报旁边，我看到了手里拿着长把笤帚，身子紧靠着墙壁的葛书记。只见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浓密的中分头蓬松着，蜡黄色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呆滞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恐惧。看来他刚才是借助红卫兵让他扫地的机会，专心看着楼道里的大字报。当我们的目光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看到他那痛苦忧伤的样子，我的心里极不滋味。曾几何时，这位在全校师生面前一脸正气，衣冠

楚楚的干部，在这场政治风暴来临之际，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下囚！尽管那时我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但是面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戏说，依然令我难以置信。

记得文革初期，一天全家人围在桌前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这次群众运动是解放以后我所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一场斗争。工厂不生产，工人斗厂长、徒弟打师傅。学生不上课，不是上街游行搞打砸抢，就是给校长老师写大字报，甚至打骂老师。国家机关的干部整天被批斗，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关进了学习班。这简直让人太不可理解了，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弄不好要出大事的啊！平安，你去学校参加运动我不反对，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侮辱和殴打教你文化知识的老师。”

看到爸爸那严肃认真忧心忡忡的样子，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爸爸，您就放心吧，我绝不会做出没有良心的事情。”

爸爸听我说完以后放心地笑了。

出于善良的本性，那天在楼道里见到葛书记的时候，我很随意地问道：“葛书记您吃饭了没有，这会儿也没人监督您，累了就歇会吧！”我一边说，一边将手里的馒头塞在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抬起头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嘴唇微微地动了动两下说道：“别叫我书记，我有罪！”

看到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让我感到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生活让我懂得了人活在世上，一旦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就如同把筋抽掉了，活着不仅失去了意义，更是一种受罪。我当时对他说道：“葛书记您既没喊过反动口号，又没教我们做过坏事，有什么罪啊？”

葛书记听完我的话，紧紧地咬住嘴唇，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两下，目光中闪现出一丝惊悚的亮光。没想到我当时那几句不经意的话，会对他精神上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平安，喝口水吧！”

葛书记的话惊醒了我的回忆，我连忙对他说道：“葛书记，这点小事您还记着哪！这些都是应当应份的事情，不值得您夸奖。”

葛书记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站起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苹果，一边削着苹果一边说道：“平安，说说吧，你有什么打算呀？”

“葛书记，我特想参军。”

葛书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我的手里以后，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嗯，你是块好钢，到部队好好锻炼锻炼去吧，根据你在学校里的表现和你的健康体质，学校保送你去。”

“真哒！谢谢葛书记对我的信任，要是真的能到部队去的话，我一定好好干，绝不给咱们学校丢脸！”

“好，一会儿让毛老师带你去军管会找一下罗营长，如果体检和政审合格，学校准备让你作为这批新兵连的代表在誓师大会上发言，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嗯！”我答应着，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为了整顿校规校纪，上级领导部门给学校派来了“工宣队”之后，不久又派来了“军宣队”。每个班安排一名部队的战士，记得来我们班的那个小战士名叫张连顺，是河北农村长大的孩子，参军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人很憨厚老实。他从农村一下子来到了首都，和城市里的孩子接触显得有些笨拙。每当我看到那个调皮鬼拿他取笑时，总是有意替他挡驾开脱一下。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尽管他嘴上不说什么，但是从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总

是心存感激之情。

一天晚饭后，在家里呆着心烦，于是就决定去学校找军宣队的战士聊天儿去。来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由于住校的人员不多，楼道里的灯光稀疏地亮着。顺着楼梯刚上到二楼，就看见小张住的那间房门敞开着，在光线的照射下，一个瘦小的身影投射在楼道的地板上，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小张，他站在门口干嘛呢！我心里想着。

突然间从屋里传出来一声洪亮地喊声：“小张，这次动员应届生去陕西插队落户，你负责的一班怎么连一个报名的人也没有啊！说说吧，你的工作是怎么搞的！”

这震耳欲聋的吼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嗡嗡回响，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不是潘连长的声音吗？他是南方人，在部队里是个营级干部，人很正派。平时对我们总是一幅慈祥的面孔，很像个长者，大家都很尊敬他。没想到他会对小张发这么大的脾气，小张才二十出头，人又这么实，他哪儿受得了呢？我身为班里的学生干部，深感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一种强烈的负疚顿时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同学们的年龄大多在17岁左右，一下子要落户到偏远的山区去独立生活，有个家长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尤其我们班的同学居住的又比较集中，几个班干部谁也没报名，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又报名参军，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怎么好去动员别的同学插队去呢？从学校回到家里以后我闷闷不乐，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爸爸和妈妈的注意。

“你怎么啦？”

“学校领导让我们这届的毕业生去陕西插队，班里没有一个人报名，小张挨了批。”我说完后，随后躺在了床上，那一夜我失眠了。

平生第一次思想斗争那么激烈，是放弃我的人生理想，失去到部队锻炼的机会，还是以身作则到延安去插队落户呢？我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徘徊着。我十分清楚，选择的结果，将决定着我一生的命运。记得一位名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革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啊！”

东方欲晓，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我作出了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的决定，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那片中国革命的圣地。望着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我心里十分难过。妈妈对我特别地疼爱，自从我出生以后妈妈就放弃了工作。妈妈，您能理解儿子的心吗？儿子已经长大了，他要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自己的牺牲。爸爸、妈妈，请您们原谅我吧！没和您们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选择了一条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倘若今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报答您们的养育之恩。

当老师和军代表得知这个消息后，都为我的举动默默地表示惋惜。小张悄悄地把我的拉到一边，伤心地握着我的手说道：“平安，我知道你特想当兵，可是你为了我，却要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听小张这么一说，顿时勾起了我内心深处伤痛。为了缓和和小张和身边几位老师的情绪，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装着笑脸安慰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到延安插队是我自愿去的，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如果以后有机会，到那时再去部队也不迟呀！”

我默默地走在曾经生活了将近五年的校园里，抚摸着那些平时自己喜爱的运动器械，望着那熟悉的足球场地和明亮的教室，脑海里浮现出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再见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再见了，我的兄弟姐妹，无论我今后走到哪里都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再见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让我的人生之梦重新开始吧。

出发的日子确定下来以后，全家人都忙着为我准备去陕西安家落户的

行李。舅舅、舅妈把平时装衣服用的箱子腾出来送给了我。爸爸怕我到农村睡土炕身体受寒，让我把他平时用的狗皮褥子带上。爸爸58年义务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因劳累过度做过手术，考虑到爸爸的健康状况，我说什么也不要。父子俩你推我让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妈妈去商店给我买了一条毯子，算是解决了问题。从我报名去陕西插队的那天起，爸爸、妈妈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他们对我说：“平安，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你看咱家里的东西什么有用就拿什么吧，到了外面就不像在家那么方便了。”爸爸、妈妈以及亲人们对我倾注的那份感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1969年1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妹妹悄悄地把自已积攒了许久的零花钱，塞进了我的挎包。我望着自己唯一的妹妹，嘱咐道：“小妹，爸爸妈妈年岁大了，以后家里的事情就全靠你照顾了，哥要走了。”

我和妹妹从小相依为伴，从来没发生过口角。此时年幼的妹妹已经哭成了泪人，她拉住我的衣袖伤心地对我说道：“哥，家里的事你放心，别忘了常给我们写信啊！”

妈妈拉着我的手，关切地叮嘱着：“平安，你到了农村以后千万可别抽烟啊！你爸爸就是因为抽烟得的病，切除了好几根肋骨。”

“妈妈，我记住了，这辈子我一定不学抽烟，您放心吧。只要您和我爸身体健康健康的，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眼看着离集合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我狠狠心背起行李和亲人们告别。全家人相随着我走出院门，依依不舍地都要送我到北京火车站。为了不让他们品尝那人生离别的滋味，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在爸爸一再的坚持下，我只好答应他只能送到学校。

我们到达学校以后只见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送行的人们为去插队的亲人提着随身携带的行李，人们相互寻找着和自己分在一个生产队的同学。和我分在一个生产队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们在父母或兄弟姐妹的陪同下基本上都到齐了。大家相互一介绍显得比同学之间的感情还要近，每个人的心里似乎都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感觉，纷纷嘱咐自家的孩子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爸爸平时很少说教我，今天不知怎的一直跟随在我的左右，反复嘱咐着我：“平安，你到了生产队以后一定要和同学们搞好团结，和队里的乡亲们搞好关系，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记住常给家里写信。”

我望着爸爸那慈祥的面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集合的哨音响了，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他去车站送我。望着爸爸那难舍难离的样子，此刻才感觉到别看他平时对我似乎平平淡淡，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有点儿严厉，原来爸爸对我的疼爱却隐藏在心里。我咬咬牙，强忍着即将要流出来的泪水，背起挎包，一转身朝送我们去车站的轿车走去……

站台上人山人海，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送行的家长嘱咐着孩子，有的帮着亲人提行李，有的忙着留下通信地址。站台上，车厢边，人们恋恋不舍地和自己的亲友说着告别的话儿，我和送行的同学们在站台上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那一刻同学之间的珍贵友谊。

在焦急与等待中火车的汽笛突然拉响了，送行的人们不情愿地松开了亲人的双手，望着一双双激情难控的泪眼，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此时，车厢上下的人群沸腾了。哭声、喊声、嘱托与告别声搅合在一起，演奏一曲特定环境下的交响乐。伴随着列车轮子慢慢地滚动，人们纷纷向亲人挥着手，缓缓地跟随着西行的列车走着，奔跑着，直到站台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之中的时候，车厢里依然有人将头伸向窗外张望着，挥舞着手臂。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已经迈进了社会的大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要去劳动、去了解社会、去品味人生，我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要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寻找我的冬妮雅……

（之一）